

冬菊(外二首)

◎孙永泽

寒风里
我独行山野
还是太空恒寂寥

没有了阳光灿烂
没有了花爆满山
夕阳西下
我独立着
独立成淡淡的冬菊

树木与众不同
没有了春夏的容颜
简单的枝条
诉说着诗意的名字
会心一笑
淡淡的吐纳
淡淡的终老

飞来的麻雀
耐人寻味的追逐
一声不吭
腊月
悄然而至
欣喜若狂
又满是恐慌
等雪

流浪的风
像是无家可归的孩子
向东又向西 向西又向东
风吹了又吹
寒冷也不冷

山路弯了又弯
走来走去
窗台的四季梅
开了又开
没有了季节

我小心翼翼
注视
在野草深处
惊人之处
家里的文鸟
叫了又叫
婉转如水
一切仿佛春天的气息

有的是冬菊一株
就那么孤独的一株
寒冬过后
春天回来
雪在哪里

蜡黄的叶子
顶着淡淡的忧伤
摇着淡淡的清香
寒冬里
冬天的主角
白雪公主失踪了吗
还是忘记回家的路

淡淡一笑
是我沉醉
还是让我陶醉
默默无语
是天吗
默默无闻
是我吗

这么多年
淡淡地生长
淡淡地花开
我失落落魄
仰天难叹

究竟怎么了
究竟为了谁
白云还是如花
阳光依旧灿烂

是你等的太久
还是我来的太迟
何时遇见
久违的雪

是万物自生听
还是万古一重久
是时序百年心

何时等到
喜从天降默默的新祷
默默的期待
雪的到来

望梅,一辈子

我独独地
遥望
独到之处山还是山
水还是水你像是兄
我像是弟我们击掌
好兄弟一辈子我热血沸腾
我热泪盈眶知音难就在眼前
善者善就在身边交心的朋友
不交吗
交流的朋友
交吗我不加思索
我没有顾虑风起云涌
天高气轻
我望梅而至
香气迷人梅独立
我是梅吗
我独思
梅是我吗我好想
借千年的缘
用千金之力
勇敢地
握你的手手有余香吗
我蓦然回首
梅哭了
一海的泪

作者地址:崔寨南郭村

草原绽放绿色的梦

◎司文华

坚冰也完全融化,碧水将沉埋多年的郁闷也完全洗刷,轻风将压抑心头的阴云吹散,歌声将冷漠麻木的心扉打开,淡淡的花香将充满尘埃的心灵净化,包装褪去,面具扔掉,在美丽的大自然面前,我们都像一个纯洁无暇的新生儿。我们的心如白玉一般纯洁,我们的灵魂像水晶一样透明,我们的心里装满的全是友谊与爱情,诗歌与活力。

如果说,高山是岩石的大厦,幽谷是森林的别墅,江河是鱼儿的天空,那么草原就应当是花儿的故里,鸟儿的天堂。当蔚蓝的天空悠悠地飘着几朵白云,无拘无束的鸟儿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上飞;当温暖的阳光无私地照耀着美丽的草原,青草和花儿可以在原野上按照自己追求的模样尽情地生长尽情地开放。每一粒种子都可以在这里展开梦想,每一棵草儿都可以在这里吸取营养,每一朵花儿都可以在这里展现风姿。

雄鹰在蓝天上翱翔,花儿在微风中绽放。一位身穿盛装的少女,静静地站在一条河边,似乎在祈祷着什么。也许她是在怀念天涯海角的友谊,或者是在幻想梦中的白马王子,是在回味歌声中的《走天涯》,或者是在遥想《我的未来不是梦》。一位骑马的少年在草原上驰骋,让人不禁想起那首歌唱的:马儿哟,你慢些走,慢些走……

不辞辛劳的蜜蜂飞来,在五彩缤纷的花儿上采蜜;矢志不渝的蝴蝶飞来,在万紫千

红的花园中传情。无论是金黄还是粉红,无论是纯白还是幽蓝,最大最美最为壮观的却是那一望无际的碧绿。草原的绿不同于别处的绿,这里的绿视野更为辽阔,这里的胸怀更为广阔,这里的生命更加多姿多彩,这里的青春更加充满活力。

这是一片绿色的海洋。梦想的种子在这里膨胀发芽,希望的禾苗在这里茁壮成长,蓬勃的青春在这里激情荡漾。友谊和爱情的花朵在这里地久天长。你可以忘记过去,也可以蹉跎现在,但你总不愿意放弃未来。你可以失望职业,你可以悲观人海,但当你对面辽阔无限的美丽草原,当你看到每一棵青草都努力向上,当你目光所及的每一朵花儿都尽力展示精彩的时候,朋友,我相信你的生命里一定会像在沙漠里遇到甘泉,一定会像在久旱时节逢到春雨,重新燃起黑暗中的希望之灯,重新焕发你青春和生命的信心和活力。

绿色,在你的视野里展开,如梦如幻;梦想,在你的心头绽放,如花似玉;辽阔的海洋里,你是一条自由翱翔的鱼,碧绿的草原上,你是一匹纵横驰骋的骏马。如诗,我们都会陶醉在诗里;如花,我们都会迷失在花香里;如云,我们都会飘逸在天空;如玉,我们都会凝固在碧绿色里。

朋友啊,如果有机会,请你来草原吧,我在这里等你。
作者单位:区法院

三千会有感

◎常城

济水扬帆金启航,
阳光抛洒新篇章!
水务家人共勤勉,
务实高效再创新!

一颗丹心照明月,
家人支持后盾!
亲如姊妹创佳绩,
人人甘为水务人!

作者单位:济阳水务实业有限公司

幸福开花

◎冉庆亮

黑鼻孔的煤油灯,而是用上瓦亮瓦亮的电灯,可将屋里照得跟白天一样亮堂。想要对谁说话的时候只要拨通电话就可以了,就和面对面一样。

可是,新房落成后,父亲就后悔了。他当时只考虑到自己只和五弟一起生活,其他几个兄弟都分家过搬出去了,不盖偏房天井是宽敞了,可在城里工作的我和家人回老家却没处住了。我只好回家看看,晚间走人。这样,本就住楼心切的父亲,多了一份内疚,他就更加盼望住楼了。那些时日,他就像爷爷一样,痴痴傻傻地瞅着新房念叨:楼上楼下,幸福开花。

他之所以没再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因为村里早已通了电,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自家也安装了电话,还看上了大彩电。他常对五弟说:都说“穿衣讲时尚,吃饭讲营养,住房讲宽敞”,让我说,住房就讲住楼房,我可得仔细地活呀,一定得住楼房。

父亲憋足了劲儿,在三亩责任田建起了花木苗圃,什么垂柳、塔松、幸福树,全是美化城市、乡村的“绿美人”。几年下来,钞票塞满了腰包。父

越富裕,日子越过越红火。十年后,家里有了些积蓄,父亲就推到了土坯房,新建了四间砖石钢筋结构的红瓦房。

可是,新房落成后,父亲就后悔了。他当时只考虑到自己只和五弟一起生活,其他几个兄弟都分家过搬出去了,不盖偏房天井是宽敞了,可在城里工作的我和家人回老家却没处住了。我只好回家看看,晚间走人。这样,本就住楼心切的父亲,多了一份内疚,他就更加盼望住楼了。那些时日,他就像爷爷一样,痴痴傻傻地瞅着新房念叨:楼上楼下,幸福开花。

他之所以没再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因为村里早已通了电,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自家也安装了电话,还看上了大彩电。他常对五弟说:都说“穿衣讲时尚,吃饭讲营养,住房讲宽敞”,让我说,住房就讲住楼房,我可得仔细地活呀,一定得住楼房。

父亲憋足了劲儿,在三亩责任田建起了花木苗圃,什么垂柳、塔松、幸福树,全是美化城市、乡村的“绿美人”。几年下来,钞票塞满了腰包。父

亲申请了宽大的宅基地,决定建楼房,但找内行人一核算,资金还差一大截呢。于是就建了最高质量的五间前出厦平房坐落,准备过几年接建三层楼。

“一气馒头好吃嘛,咋不过几年攒足了钱一下托起三层楼呢?”有人故意打趣逗笑父亲,父亲却不答话,只对着新屋唠唠叨叨:楼坐也是楼,我先住上楼,也让城里儿子一家回家有处住,我使劲活,一定得住上真正的高楼。

谁想,几年后,父亲却悄悄地走了。我懊恼没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五弟说,父亲去世,两眼瞪得大大的,一直盯着房梁。我想,这该是父亲住高楼的夙愿未了,心存遗憾吧。不久,母亲也随父亲去了。父母专门给我和家人安排了一间宽敞的大房子,可回家住了几次,再回去却见不到父母亲了。

其实,五弟更是“楼上楼下,幸福开花”的铁杆拥趸。“他打小就老念叨这句话,嘴都磨明了。”跟他同岁的堂妹出钱支持他盖楼,他真动心了,还是父亲忍痛阻拦了他。

近几年来,五弟满眼含泪咽着一口气,继承父业,大面积培育“绿美人”,昼夜苦干,风雨兼程,累弯了腰,终于在2016年春天攒足了一栋别墅的钞票。正当他紧锣密鼓接建三层楼时,政府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掀起高潮,要求我们村户户搬迁住楼。“改革开放政策好,政府真情落实更暖心。”

五弟将我按进真皮沙发递过一个苹果说,除拆迁补偿款贴人微薄买楼款外,临时安置费、搬迁费、奖励费等,政府一文不少地都给咱兑现了,就连一株小树苗,一个土压水井也补偿了!心想还不知猴年马月能住上楼呢?这不,今年一杀秋,咱就住上新楼了。

“哦,祖孙三代的住房梦终于实现了!”我禁不住感慨。

“走,看看你的房间去。”五弟拉我走进那个最宽大房间说,这就是老家你们的房间了,你跟嫂子啥时高兴可随时来住。

“父母在该多好啊!”我一下哽咽。五弟说:“搬楼那天,我就告慰咱爹妈了,他们接到纸钱,那钱灰儿满天飞,这该是他们在欢喜的笑了!”

临别,我又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那棵幸福树,那树,绿叶稠稠,花开烂漫。走下楼来,满眼郁郁葱葱,白的黄的红的花儿绽着笑脸。五弟说,这都是他无偿赠送社区的。“说也怪,我跟父亲培育了很多年的幸福树,从未开过花,搬楼了,却都五彩缤纷了。”五弟的眼帘也绽开了晶莹剔透的泪花儿。

近处,语笑喧阗,歌声阵阵。望远,璀璨的华灯照耀着一片片楼群,那里那里,人们有说有笑,载歌载舞。我想,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才是真正的幸福树啊!我禁不住吟诵:楼上楼下,幸福开花!
作者系城区居民

天刚亮,王连禹又像疯狗一样找上门来,点着俺的鼻子吼道:“黄梅香,你这狐狸精!你把新出生和新成藏到哪儿去了?说!”

俺的脖子一下子吓短了,心里很委屈,后退一步说:“还不是你把他俩逼走的?俺真不知道,俺也找了两天了,谁知道这两个冤家藏到哪里去了?”

前天晚上,王连禹要带两个孩子去东营,俺不同意,两个孩子也不同意,他就挥拳把俺揍了,还在新生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两脚,早晨,两个孩子就不见了踪影。

王连禹双眼通红,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气极败坏地把拳头挥到俺的眼前,强词夺理:“胡说!一定是你把他们藏起来了,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的话,好像着火的房子里喷出的火焰。

“谁要知道不告诉你,天打五雷轰!”俺对天发誓。

不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俺值不值就发毒誓,一发誓就是死,而且不是好死。

见俺如此回答,王连禹一下子泄了气,身子像抽去了筋骨,蹲在地上,把脸埋进手掌里,“哇”的一声哭了。

俺摸摸炕边竹簸箩里的剪刀,真想上前把这

个仇人给捅了,但是俺没有那个胆。这是俺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这么无助地痛哭,这哭声本是对

俺的同情,不让俺做傻事,以后抚养两个孩子还全靠俺呢!

小说连载

雪花那个飘

齐建水

方的软弱表现,可不知为什么,这反倒更加剧了俺的恐惧,就把手悄悄缩了回来。再说,寿长曾反复

嘱咐过俺,不让俺做傻事,以后抚养两个孩子还全靠俺呢!

梅香,你听着!如果那两个兔崽子回来了,你一定要想法把他们留下来,要不然,这……这就是你的下场!”他举起桌子上的那把暖瓶一下泼在地上。

暖瓶发出很大的爆炸声,一片玻璃飞起来把王连禹的腮划开一道口子,血像一条蚯蚓在他腮上往下爬。

王连禹走了,很久,俺才从惊恐中醒过神来,一摸,两条裤腿都尿湿了。

俺走到里屋,想换另一条单裤,却穿不上,因为怀孕了,肚子上就像扣个面盆,提不上腰。前些日子,俺本想把这条单裤改得肥一点,但它是寿长送给俺的结婚礼物,有着特殊的意义呢,就没舍得改,身上这条脏了,就趁晚上洗一洗,晾干了第二天接着穿。当时,有两条以上裤子的人并不多,很多人一年四季只有一条裤子,冬天填上棉絮当棉裤,夏天拆下棉絮当单裤。俺是个例外,俺原来有三条裤子,都是寿长给俺扯的布,俺自己裁缝的。可有一天俺娘来,从晒架上不由分说就摘走了一条,她说俺妹妹的裤子露着腓腓了。俺娘的脸皮越来越厚,从俺家往回拿东西,从不管三七二十一,天经地义一般。

这次大白天俺把裤子尿了,怎么办呢?俺只好找出了寿长的一条棉裤套在身上。寿长是那样的高大,俺是那样的娇小,一条裤腿就差不多能把俺盛下。裤腿太长了,穿鞋时费了很大的劲。

俺想收拾一下王连禹摔碎的暖瓶,本来身子就很笨了,加上又穿了肥厚的大棉裤,腿脚更加不灵便,一别,一屁股摔到地上。肚子下的胎儿不乐意了,开始练起了拳脚,“咚,左边一下,“咚”,右边一下。

俺的眼泪一下子开了闸,汹涌而下。俺开始张大嘴哭,哇哇的。俺开始边哭边骂:“程寿长,你个狠心的,你怎么能去杀人呢?你要是被枪毙了,撇下俺让俺咋活呀!呜呜!俺有心跟你去死,可你又要俺把新生和新成拉扯大,可那两个冤家不听俺的啊,现在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让俺怎么办啊!呜呜!你还让俺肚子里又怀上一个,天哪!”

骂完了程寿长,又开始骂自己:“老天爷,你前世作了什么孽啊,这么命苦!猪狗不如的害人精,咋还有脸活在世上!”

骂完了自己,又开始骂俺娘:“娘啊,你这该杀的娘!干不该万不该,你不该逼俺嫁给你,更不该逼寿长害死他的老婆!你这老不死的!”

(一)